



邵燕祥 • 吉林摄影出版社

# 大峡谷去来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大峡谷去来

邵燕祥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季羡林, 谷向阳主编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 20… II . ①季… ②谷…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大峡谷去来 邵燕祥 著

---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 目 录

作者小传 .....	( 1 )
大峡谷去来 .....	( 3 )
漫话偶然 .....	( 8 )
“嘲风月，弄花草”亦不易 .....	(12)
说演讲 .....	(15)
韦庄的苦心 .....	(18)
信以为真 .....	(20)
世纪之思 .....	(23)
生命与色彩 .....	(26)
新碑与旧碑 .....	(29)
说梦 .....	(32)
说欺骗 .....	(34)
三言五语 .....	(36)
英雄观 .....	(38)
文化的雅俗与精粗 .....	(41)
珍珠港事变纪念 .....	(45)
月当头 .....	(48)

目

录

目  
录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何其芳的遗憾	(50)
哀文化	(55)
谈吃	(58)
十五月儿圆	(62)
水仙	(65)
好诗一句	(66)
草木二篇	(68)
“阶级姐妹”苏三	(70)
说急	(73)
读斯大林的一封信	(76)
特殊的词语	(79)
真情和套话	(82)
论知识的有用与无用	(84)
说朋友	(89)
说永远	(91)
夕阳	(94)
哀哉孔子	(96)
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	(98)
检阅天安门	(101)
读《高适集校注》	(103)
主义与精神	(107)
说赌	(110)
孔子的话题	(113)
《圣经》拟作	(116)
笑话无国界	(118)

## 作者小传

**【邵燕祥】**（1933.6.10～）浙江绍兴人。生于北平。解放前就读中法大学法文系一年级。1949年春，在华北大学短期训练，调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建国后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作过资料员、编辑、记者，业余从事诗歌创作。1956年2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11月任《诗刊》编辑。著有杂文集《忧乐百篇》（作家出版社1986）、《会思想的芦苇》、《蜜和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诗集《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为青春作证》、《如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岁月与酒》；文论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等。

邵燕祥的杂文，格调高迈，风骨遒劲。行文，于潇洒中见凝重；立意，于平易之中见深邃；嘻笑怒骂，涉笔成趣，却无不寄寓了执着的人生思考。他崇理性、重真诚、有胆识。他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理不在高声，甚至出之以幽默诙谐，这就是杂文的理趣。”（《为陈小川杂文集作的序》）体现在他杂文中的理性，本质上是启蒙

的、批判的、反思的、自由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道，是回响在他杂文世界中的主旋律，他的匕首与投枪，始终坚定不移地投向专制、昏暴、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和奴性。他从主体的真诚出发，关心改革的命运，民生的疾苦，每遇阻碍历史的旧物，侵夺人民力量的恶行，总给以无情揭露与抨击，行文流露出深沉的忧患意识。他的杂文积极介入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展示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相和众生相。他的杂文继承鲁迅传统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无情地作自我解剖。他说：“只知指手划脚地进行说教，恐怕写杂文诗将失去读者，做人将失去朋友”（《咬文嚼字》附记），邵燕祥的杂文还以胆识过人。他常常在一般人思想止步的地方，开始自己理性的行程。他常于置身其间的日常生活环境取材，把人们轻易忽略的加以点染，把人们浅尝辄止的引向深入，示人以未觉。他的识见，他的智慧，结合他的勇敢，使他的文字无媚态，有棱角，显风骨，形成一种特有的气势。他的杂文立意恢宏，视野开阔，格局较大，哪怕是短到数十字的随感，也不显小家子气。

# 大峡谷去来

——客居小札

一个扰攘喧嚣，一个肃穆幽静；一个珠光宝气，炫人耳目，一个雄奇深邃，浑然天成；一个灯火辉煌，城开不夜，一个月色迷离，万籁俱寂；一个矗起沙漠间，蓝天绿地，却置身万丈红尘，一个历经千百劫，刀劈斧斫，反化成胸中丘壑。

一个是美国三个赌城中之最大者拉斯韦加斯，一个是以壮丽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的大峡谷。

无意为赌徒呼卢喝雉，更没有千金一掷的本钱，只要一瞥大峡谷。去大峡谷必得在赌城中转。

九时半从华盛顿登机，由东向西，飞过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米苏里河，越落矶山，从山中科洛拉多河隐隐可见，大峡谷国家公园就在此河流域中小山一段。下午当地时间三时半到达拉斯韦加斯。实际在空中飞了约四个小时，航程横跨了美国的三个时区。

计程车司机说：“我愿意迎接到这里来的旅客，不愿意送离开这里走的。”他以为我也是到这里来做黄金梦，并且将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么？

大峡谷去来

希尔顿饭店门前的雕塑，庞然一大金盆，就像芝加哥阿冈核研究所广场上塑得一朵凝重的蘑菇云一样，卖什么吆喝什么。每家旅馆的底层大厅，不含糊，都是赌场。一片吃角子机声。赢钱是吐出硬币，哗唧哗唧的；输钱是静悄悄的，没有声息。越是只有机器声，没有人声，越显得气氛紧张，一排排坐在角子机前的客人，仿佛值班员在什么中央控制室操作时一般兢兢业业。一位中年妇女，看来是华裔，她也发现了我这个中国人，侧过头打量我，大概一眼看见我胸前的相机，急速转过脸去。其实我不会那么没有礼貌，不得同意就掀快门。我加快脚步走开。在这里除了老板和领班，顶多加上便衣警察四下里照顾以外，没有像我这样闲荡的人，都是脚步匆匆，穿梭而过，或是专心致志，运筹下注。抓紧每一分钟，抓紧每一次机缘，寸金的光阴随着硬币从指缝间淌过。而赌场中没有钟表，不计时间，没有窗户，不知东方之既白。

于是旅馆的房间里，常是窗帷紧闭，而床上彻夜无人。米高梅电影公司不拍电影了，全部资金转来开米高梅饭店。希尔顿跟米高梅暗中较劲：你两千九百床，我就三千床。我也宁肯让这三千床之一空着，从新区逛到老城。

世纪之初，1900年，这里还只有来自北方犹他州的移民从山谷中开掘的一泓清泉，成了片牢饶的牧场。1960年这座沙漠上；的绿洲城市已经有了十万人，而今天人口突破了五十万。

灯红酒绿的闹市，哪里有沙漠的影子。只有一家赌场名叫“撒哈拉”，另一家“阿拉丁”饭店，门前有几棵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棕榈，使人想到《天方夜谭》，阿拉伯的神灯能导引我们开启宝窟吧？

这里有“韦加斯世界”的俗不可耐的霓虹灯明明灭灭，也有“凯撒皇宫”灯饰的淡雅庄严。二千家大小赌场，通通用的是著名的胡佛水坝发电厂供应的电。你亮，它更亮，恍如白昼；据说如在盛暑来，那夹道赌场室内的冷气，会飕飕地刮到街上来。

出生在四川的诗人刘庶凝在当地一家大学开英国文学课。他们夫妇都说这里是文化的沙漠。我说赌博也是一种文化。销魂当此夜，在豪赌与酣舞的优势之下，不但只营饮宴的中华酒家、红鹦酒家黯然失色，就连浓盐赤酱的黄色书店也因为无人光顾，打烊熄灯了。

我在香港看赛马、读《马经》后，写过一句诗：“认真地干着无聊的事情。”来此赌城，一开眼界，觉得其事其人，又不是说无聊和认真所能尽意。旅伴杰伊·赛莱说：“我不喜欢读诗，但是你如果写了关于拉斯韦加斯的诗，一定寄给我看看。”“为什么？”“我想知道你怎样把赌博写进诗里去。”

几乎与赌城相毗连的大峡谷，却另是一番夜色。

说相毗连，你不要查地图；是我搭十人小飞机，只飞了一小时，心理上觉得转瞬就到了。

我先就在华盛顿的太空馆通过立体电影，随着飞机上的镜头，鸟瞰过大峡谷；时远时近，时而低空飞行，时而扶摇直上。现在从小飞机的舷窗望出去，平稳中透着呆板。直到快降落时俯看大峡谷群峰冈峦巅顶，如冠，

如砥，平阔开朗，常青的针叶树如锥、如球，苍然老绿。今天是11月8日，阳光很好，无法想象大峡谷北沿公路已经封闭，会是大雪封山。

在空中，虽然一览众山小，但是还领略不到大峡谷的特色。只管在回忆中搜索着对黄山以至西南横断山脉的种种印象，比高比低，不得要领。

等到黄昏时分，步行到天使角，顺着纡盘的山路下行，眼前层峦叠嶂，沐着万古如斯的夕阳斜晖。在寥阔的天地间，人竟这般渺小；在亘古的断崖峭壁面前，生命显得多么短暂。只从那一抹落日余光的移动，可感到时间在无声地流，不留痕迹而又稍纵即逝。远远近近向西的山壁都被一条水平线截成上下两段，上面反射着金黄的光，下面是褐色的山石和土层退入阴影。暮色渐浓，仿佛从谷底升起的阴影，伴着飒飒的西风，无声地推了上来，把那金黄的光亮带逼得愈来愈窄。有谁目睹过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有谁目睹过古罗马斗技场的日落黄昏？有谁目睹过金字塔在暝色中隐去？……谁才能多少体味一点古与今，兴与衰，变与不变，依恋与超脱；虽然稀米之微，却也感受着历史的脉搏，虽然孤独地伫立，却有无形的脐带同整个的人类相联……一下子，天黑下来了，大峡谷深不见底，回首大峡谷村旅舍的灯火，比遥远的星辰亲近温暖得多了。

半夜，醒来，拨开窗帘，依稀有朦胧的月色。不是被什么声音吵醒，而是因为静，寂静，绝寂静。听人说过在低于十至十五分贝的寂静中，呆长了人要发疯的。

那该是因为万籁俱寂产生了四顾无援的孤独吧。孤独会使人发疯。

然而在大峡谷之夜，我并不感到孤独。不光因为隔壁有旅伴，而且，这千山万壑，默然相对，先我而来，迟我以往，似曾相识，使我有会于心，要更阔大，更凝重，更坚忍。明天纵然远去万里，却将永远记住这无言的 Crand Canyon，这山的壮伟，谷的幽深。

上帝的安排，人事的凑合，出奇地把大峡谷和赌城并列在一起，互相对比，互相映衬。

取道 66 号公路返回拉斯韦加斯。又来到熙熙攘攘的游客当中。离开赌城的游客，似乎确是比初来的人们沉默些，矜持些。我随着人们登上飞机，飞机是往返于加拿大的多伦多与拉斯韦加斯之间的，然则这是个国际化的旅游胜地了。

游大峡谷的要经由赌城，来赌城的不一定游大峡谷。我在飞机里合上眼，眼前交织着两地分不开的幻象，好像新结识的两个朋友抢着对我讲话，一个浮躁，一个深沉。

## 漫话偶然

1981年5月一个傍晚，告别南斯拉夫首都，因为登机时间尚早，在多瑙河、萨瓦河汇流处的古堡公园流连，触动了一线诗思，这就是写赠给波芭的《贝尔格莱德别情》。这首诗连用了六个“偶然”，不知道是否也出于偶然：

古堡斜阳，偶然一杯酒 /为了告别，也为了刚刚  
相见

偶然一杯酒，也许再无缘重逢 /却相问相约：什么  
时候再见？

我就要回到山那边，海那边 我就要回到那一个  
天边

我是一片叶，偶然一阵风 把我吹过你的面前

偶然一阵风，萨瓦河水 /一片皱纹散文，一朵浪  
花飞溅

人间有多少偶然，又不都是偶然 我不信命运，  
却相信有机缘

你唱一支欢歌却含着悲戚 你唱一支悲歌却带着

喜欢

也许世界是狭小的吧 朝晨我已在地球那边

我的一个朋友读到这首诗的初稿，曾经读给另一个研究新诗的朋友听，问他这是谁的作品，据说那个朋友答说：“好像是徐志摩。”这样回答并不偶然，因为徐志摩 20 年代曾有《偶然》的名篇。

问我此诗是否受徐志摩影响，徐诗我读过，但不如龚自珍一首七绝印象深刻，也许倒是一百多年前这首诗的节律冥冥中捉住我的笔：“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这里不去详析诗意图和结构，只是告诉读者，二十八个字中，偶和偶然凡四见。诗人对于茫茫人海、漫漫世路中的种种偶然，是深有所感的。

我于传统的诗词，读得很浅，很不系统，很不用功。小时候有一阵特别热衷于搜求古典诗歌中用语造句接近白话或散文笔法的部分。“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候何足道哉！”这是宋人刘克庄词，他自然另有寄托。但所说飞将军“数奇”即运气不佳的故事，是大家熟悉的，能够“不教胡马度阴山”，而终于“李广难封”；那末果然生在刘邦的时代，就一定论功封侯吗？即使得如韩信一样拜将封王，难道在那流氓皇帝及其皇后手下，能逃“走狗烹”的一死吗？这鸟尽弓藏的命运是偶然还是必然？

人们熟知，偶然是在必然的交叉点上出现的。李广当时，或刘克庄当时，也许还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常常

不免在现实的运蹇面前，退而假设幸而生在历史上某个时期，也许会靠霜种机缘交上好运。

近来有人说，如果戊戌变法能够成功，实行君主立宪，后来的历史便将重写，或者中国就能如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早步入现代化国家之林了。还有人探讨，如果不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失误”，改而争取慈禧的支持，据说慈禧也未见得就视维新派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历史确实充满了偶然。然而历史是能够这样假设，这样重新构思的吗？我不反对历史学家们多方面剖析历史，包括它的诸多偶然和必然，从而总结教训，连同代表进步势力的人们在战略战术和策略上的失误，不过总以从历史的实际出发为好。匪夷所思，怕会堕入魔道的。

我不知道这方面的立论，是不是也是习惯上的“古为今用”，来配合最新包装的“新权威主义”的销行。这个主义，提倡开明专制，与“君主立宪”甚至“朝纲独断”的老货色是一脉相承的。在开放改革遇到困难，许多人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不胜惶惑，趑趄不前的时候，“新权威主义”的“应运而生”，绝非偶然。

换句话说，一切反民主的思潮的产生和传播，有其必然。但还有另一个必然，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一生主张“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全民政治，并为此而奋斗。“新权威主义”的提出，不仅是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倒退，并且是从孙中山的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三民主义》的倒退。如果以康梁之心为心，寄希望于光绪皇帝，或更进一步，寄希望于慈禧太后，则在此类历史的浮想中，连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即我们常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属多余，遑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呢！？

本来要谈偶然，结果谈到了必然，这又岂是偶然哉！”

1989年1月20日